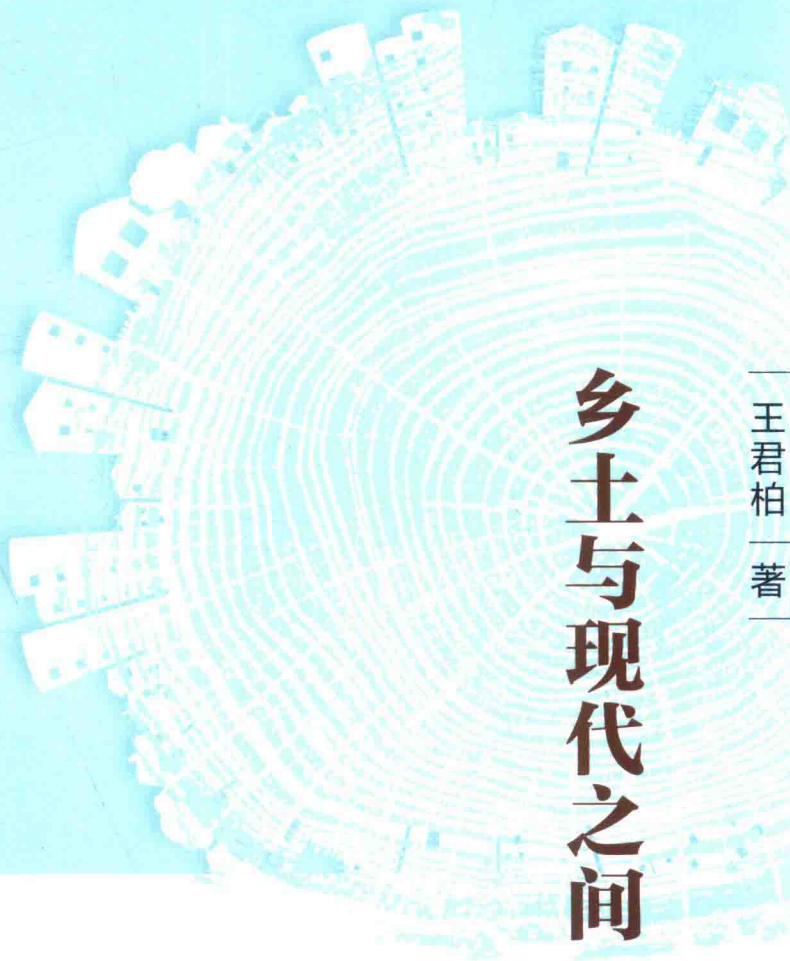


王君柏
著

乡土与现代之间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王君柏
著

乡土与现代之间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土与现代之间/王君柏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8. 2

ISBN 978 - 7 - 5130 - 4918 - 4

I. ①乡… II. ①王… III. ①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国 IV. ①C912. 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1142 号

内容提要

作者对内地某小山村做了深入的田野调查, 并以散文的风格, 白描了这个小山村 30 年来的变化。举凡地方人口的聚散、土地的经营、现代观念的渗透、城市化与边缘化、经济社会的货币化、地方社会秩序、权力与财富的运作、妇女地位的发展等, 一一娓娓道来, 没有生僻的学术名词, 生动形象而不失深度。乡土社会在急剧的变迁中, 呈现形形色色的复杂画面, 这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走出乡土, 是否意味着顺利进入现代社会? 这正是本书所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 冯 彤 石红华

装帧设计: 张革立

责任校对: 潘凤越

责任出版: 刘译文

乡土与现代之间

王君柏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 50 号院

责编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386

发行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字 数: 195 千字

ISBN 978 - 7 - 5130 - 4918 - 4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编: 100081

责编邮箱: fengtong@cnipr.com

发行传真: 010 - 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印 张: 13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一个不缺故事的小地方

贺龙的起点

贺龙 20 岁时，到这小镇上抢了团防的 80 支枪，算是他的第一桶金了，只不过在随后攻打县城时，彻底失败，最后落得只身逃回老家桑植县。我们一般听说的他两把菜刀闹革命，其实那是在他只身逃回桑植之后，也就是缴枪得手、旋即赔进去之后快两个月的时候，所以两把菜刀闹革命，至少已经是“二次革命”了。这次与他一起来小镇智取团防的，有介绍他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陈图南，也是桑植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了革命党，回国后，在桑植高小教书，实际是组织革命。在贺龙 18 岁时，介绍他加入中华革命党，并向贺龙提出三项任务：杀掉本县大劣绅朱海珊；带队伍当团总；带人到警备队去当兵并了解情况。另一位重要的参与者，就是他的姐夫谷绩廷，其时已经是桑植县警备队队长，以警备队队长身份袭击邻县小镇的团防，也足见湘西当时的混乱状况。可以看出，袭击小镇团防的主角，当时年纪、资历都在贺龙之上，之所以说是贺龙领导了这次活动，一方面是他在此经营很久，确实起到了主要作用，一方面是他最终成为革命的成功者、幸存者。

这次抢枪非常顺利，一枪未发，甚至都没有流血，全靠智取，《贺龙全传》对此有绘声绘色的渲染，虽然未必全可信，但从《贺龙年谱》上所写的干脆利落的一句“缴了泥沙团防 80 支枪”，可以看出事情做得很干净利落。这毫无疑问与前期大量细致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查《贺龙年谱》，贺龙十四五岁开始，就在这小镇一带赶骡马、跑小生意，当地老人还时时提起：

“贺胡子总在我们这一带贩盐。”甚至还有各种生动的小故事，比如贩盐的伙计们一起，相互做点恶作剧，有一次，小舟将发，按照习惯，要燃香祈祷平安，同伴就让贺龙去某店铺买“白水香”若干。贺龙自然应声而去，到铺面上高呼买“白水香”，而从里面走出一个掌柜，满脸愤怒，让他再说一遍到底买什么，贺龙只好再说一遍“白水香”，掌柜从柜台上往外探身，猛地狠狠抽了贺龙两巴掌，原来“白水香”三字是掌柜的忌讳。当然，几年以后，贺龙带了大队伍再次光临小镇，这掌柜也得到了加倍的返还。而就在这次缴枪得手的三个月之前，贺龙还动员30多位邻县的人，随他参加小镇暴动，可惜失败了，29人被害。接下来，他显然也是百折不挠，《贺龙年谱》显示，惨败之后，贺龙就在泥沙一带做兵运工作。遥想当年，贺龙一定是痛定思痛，下定决心，联络了更多的人，摸清了团防的所有细节，设计了巧妙的圈套，最后才能干净利落地缴枪。

繁华的小津市

这小镇是个什么所在，让贺龙一千人等如此着迷，花几年的时间在此周旋？并且从此以后，随着贺龙革命的几起几落，他还反复在这小镇上出现，他手下的得力师长贺锦斋，也就在小镇后面的山坡上陨落——在突围战中，以身殉职。小镇此时的名字还是宜沙，虽然地处偏远的大山之中，却有小津市的美名。

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津市是个什么地方，可能也并没有什么概念，不妨多说两句。津市是洞庭湖西边的一个小城市，湖南四大河流之一的澧水，奔流到此就从容驯服了，直至缓缓注入洞庭湖。在运输全靠骡马和水流的时代，整个澧水流域的物产，诸如杉木、桐油、茶叶、棉花、山货等，都顺水而下，从这里转大船运往长沙、武汉，再散向更远的地方，而在农村很金贵的一些外来物品，如煤油、食盐、铁器等，都从这里逆水而上，最终分散到家家户户中去。所以，津市就成为一大口岸、地方枢纽，五方杂处，物阜民丰，在当日的澧水流域，正相当于今日中国之上海。

而泥沙这个小地方，要沿澧水上溯，一直到一条叫作礅水的支流，再靠老练水手撑篙，壮汉拉纤，越过无数激流险滩，河面越来越窄，河水也越来越清澈，经过几天筋疲力尽的跋涉之后，突然一个拐弯，一个小镇就出现在眼前。小镇在河岸的石头之上，依山顺势而建，房屋鳞次栉比，与自然环境协调一致，像自然生长在这左岸山坡上一样，虽然都是木板房，倒也别有韵味。居民都随着自然的节奏，按照自己的章法，有条不紊地做着自己分内的那点事情，身心都很安宁。镇上做生意的，大多都是江西人，追溯起来，可能还是江西填湖广的人。这里崇山峻岭，放眼望去，都是奇峰怪石，既秀且险，山下略平坦处，梯田错落有致，房舍星布其间。从此地再翻过一个山就是湖北地盘了，湘鄂交界处，百里之内这是唯一一个通道。湖南的最高峰，也正在此地，大山巍峨，溪水湍急，交通不便的时代，这就是个彻底的世外桃源。

贺龙缴枪在1916年，《贺龙年谱》准确的记载是1月21日，不知道是阴历还是阳历，若是阳历，这一天就是1915年的腊月十七，正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大寒，若是阴历，这一天就是1916年元宵节后的一个礼拜。此时的泥沙小镇，正是鼎盛时期，人口达到五万人^①，水路上下船只，每天在百余只左右，陆路过往的商旅，每天在万余人上下，镇上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商业信用与诚实之风，为各地之冠，所以得了小津市之美称。小镇的南端，有一座青砖白墙的巍峨建筑，高高的风火墙，与街上的木板建筑截然不同，格外显眼。高高的正门上，一块长约四尺的横额，“海国流芬”四字赫然映入眼帘，通过此大门，每日有大量人员与财物进进出出，这就是著名的泰和合茶号。小镇的繁荣，实靠它来支撑，流芳海国的正是这里做出来的红茶。此时通过这个门送出去的茶叶，已经占整个中国红茶出口总量的40%。而茶号的主人，并不追求财富的个人积累，却主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于是有了各种长远规划：修了700里的骡马驿道，一律青石板铺

^① 根据卢次伦茶号总管的儿子所描述，是否能够达到五万人，还是表示疑问，因为当前该镇在合并其他两乡的情况下，全部人口仅三万人。新中国成立前夕，泰和合茶号总管的儿子在国民政府工作，旋即退到台湾，20世纪60年代，根据带往台湾的大量茶号资料，写了《卢次伦传》。

就，宽可容两匹骡马并行，如今大多都保留了下来，当地人称为“骡马路”或“大路”；浚通河道，减少水运事故；劝说地方顽劣不吸鸦片，扶助老幼，甚至收集编辑地方传说，形成了有模有样的地方戏剧。以往普通的茶叶，终于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起来，一时真正物阜民丰，家给人足，小津市之名随之而起。

给小镇带来二十年繁华的香山人

长话短说，1887年的时候，有一帮广东香山人，都是二三十岁的年纪，带了湖南官厅的矿物开采证，以及各色勘测器，奔向湘西北淘金，风尘仆仆来到泥沙小镇，暂时安顿下来，因为他们的目的地就在小镇30公里外的大山里，名叫九台山。在小镇上雇了人工，这些人就向山里进发，在与各种困难做斗争之后，终于大功告成，很快就提炼出上千吨的优良黄铜。杀猪宰羊一番庆祝之后，形势却急转直下，湖北人出面干涉，因为铜矿的矿洞在湖南，矿脉却在湖北，一方心花怒放，另一方却是怒火万丈，先是直接持械阻止，后是官方出面打官司，各种折腾，最后，广东人耗不起，退出。

当其他伙伴都离去后，却有一人在小镇上逗留，不舍这里如画的美景，淳朴的民风，总认为可以在此做点什么。此人名叫卢次伦（1858—1929），一生习儒而不愿做官，务农而自贍自给，行医而不取其酬，经营宏大产业而不自居其功。经过一年多的走访调查后，此地品质上乘的茶叶，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决定再做一番事业。1889年春，他买棹南下，回广东家乡筹资，接着是一系列的创新。他从安徽祁门请来红茶技术人员，劝说当地茶农改变千百年来一贯的制茶习惯，改制红茶，以出口为导向，瞄准国际市场，三五年间，就有所起色，盈利颇丰。10年之后，品牌响当当，“宜红”成为国际红茶界的佼佼者，到1915年达到顶峰，占中国红茶出口的40%，仅茶厂员工就近万名（泥沙原名宜沙，又称宜市，故茶叶名“宜红”。民国时期改为泥沙，又称泥市，1995年又合并周围三乡，改名壶

瓶山镇，取境内湖南最高峰壶瓶山之名）。

后因国际茶业市场变动的影 响，以及国内局势的动荡，国际市场不断萎缩，现存的财富又成为各种力量觊觎的目标，小镇兴盛 20 年后，急转直下。1917 年，卢次伦将产业托付给当地人，在万人的送别之下，登上一叶扁舟，挥手告别在此奋斗 30 年的美丽小镇。时至今日，老人们都能一一指出，这里那里的田是覃家人的，也就是卢次伦离开时，将大量田产委托给当时一覃姓人家代管的。

查香山相关资料，卢氏并无其名，再略一思考，也很正常，因为与他上下年纪的香山人，都是郑观应、徐润、唐廷枢、唐绍仪、马应彪、孙中山等。查权威的《辞海》名人录，全部收录不过两千余人，而小小一个香山就有 30 余人。香山因其地理位置，率先与西洋文化接触，开风气之先，勇于睁眼看世界，既明事理，又重实践，更有长远眼光、造福社会、强大国家的抱负，这一股强大的创造性力量，竟然能够辐射到湘鄂交界的大山之中，并且能够在如此偏远之地开花结果，使地方受益几十年。一代开拓者的胸襟与韬略，终归没有经受住时代的播弄，令人扼腕叹息，更让人无限敬仰。

那一方水土

一百年以前，卢次伦所修的七百里骡马石板道，就有一条蜿蜒伸展，穿过一条长长的山岭。此处稀疏地分布着几户人家，绿树掩映中，偶有炊烟升起，表示有人居住。那时，骡马道靠近村子的一个拐弯处，有家骡马店，便于来往商旅住宿，给骡马添加草料。骡马驮出去的是茶叶与山货，驮回来的是煤油、海带、食盐等，村子里的人，其他的消费不起，但盐总是要吃的，于是就有盐放在骡马店里代销，久而久之，盐铺就成为当地的一个地名。店旁边就是一个大溶洞，冬暖夏凉，父母总是要叮嘱孩子们，天热不要进洞，会生病的，毕竟，炎热的夏天，突然进入一个寒气逼人的地方，冷热失度，生病是十有八九的事。此处在山腰，往下就是一条清澈

见底的小河，往上就是散布在树林与竹林中的几户人家。人烟稀少，时光几乎是凝固的，偶有鸡犬之声，表示还有人在此居住。放眼所及，是连绵的大山，春夏秋冬，大山的颜色随之发生变化，山大林密，往往是空山不见人，倒是飞禽走兽品种繁多。

村子的历史应该并不长，估计不超过二百年，仅有的墓碑，也大概都是泰和合茶号生意兴隆时期的，老人们能够对自己的家世口口相传，一般也只能追溯到一百三十多年之前。而距今一百年的时候，村中不超过10户人家，各家有各家的田地，勤勤恳恳，也能勉强糊口。毕竟，这里是山，旱地居多，水田较少，过去的稻谷产量很低，要维持一年的生计，必然要用玉米红薯之类的凑数补足。从老年人的各种口头禅来看，开始到此落脚的，应该是汉族人，甚至可能是有点文化的汉族人，比如对坚守原则、克己为人的人，被他们定性为“天理人”。毫无疑问，这个天理是宋代以后的天理，赌咒发誓说自己已经作了足够的让步与体谅，就会说“我已经仁至义尽了”，诸如此类，从没有文化的老农嘴中脱口而出，应该都是口口相传的结果，很有几分古风。

20世纪80年代初，应该是村子的鼎盛时期，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到80年代初，30年的时间内都在折腾，初级社、高级社、大集体，统一的指挥虽然整齐划一，但地里能够出多少庄稼，却是另外一回事了，饭总是不够吃，青黄不接的时候总是很长。村子里的老人讲，当年地里的种子如何被偷吃，人饿得如何浮肿，说起来都是泪。在饥饿的威胁下，有人自开自留地，但往往被铲除得干干净净，甚至栽种两棵南瓜，也被连根拔起，扔得远远的。老实人在这个时代流尽了汗水，狡猾的人虽然付出不多，但也还是一起挨饿。80年代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大家一下子看到了希望，自己的劳动可以自己享受了，于是热情爆发，很多人晚上打了火把还在劳作，尤其是水田太少，就出大力气，将旱地改造为水田。但这里并没有随叫随到的水源，只能等老天爷下雨，所以只要下大雨，无论白天黑夜，勤劳的人们都会去改造水田，在泥水中把自己最后的一点力气使完为止，于是造就了城里人当作景观的梯田。无论怎样的辛苦，他们都认为是值得的，

毕竟，这是为自己干活。

但随着人口的繁衍，村中已经有100多口人了，虽然克勤克俭，无非还是向土地求生活，而土地是有限的，到处开荒拓展土地，也还是只能求一温饱，不过一亩三分地，还能指望更多吗？经济作物，就指望烟草了。烟农从开春育苗，到移栽、施肥，再到一批批采摘回来烤干，整个过程烦琐无比，有一个环节失误，满盘皆输。虽然成品的香烟价格不菲，但作为原料的烟草，那时候却并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太多的收入，毕竟，烟草专卖，独家生意，只能到一家去卖，烟叶定了各种不同的级别，上下相差十多倍。买卖双方力量不对称的时候，利润就严重偏向了收购方，被动的一方，只好拐弯抹角找关系，或是径直送礼给收购人员，以期得一公道的价格，心性耿直的，或者找不到关系的，只好接受收购员的一言九鼎。到完全不能接受时，要么愤怒中将自己的烟草挑到桥上，往河中心一倒，虽然彻底白忙了，倒也解了胸中的一口恶气，要么就发挥一点反抗精神，轻则恶语相向，重则拳脚相加，更有放火焚烧收购站的。但总体的结果是，大半年的费神劳力，换来的回报，也就勉强应付孩子学费、家庭日常开销。

在与外在世界交流不多的时代，村子就是整个世界，因为家家户户都只有有限的一亩三分地，为了增加自己的机会，就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地盘，为了田地和山林的边界，就始终有各种恩恩怨怨上演，甚至父子之间，兄弟之间，也有很多通不过去的隔阂。淳朴归淳朴，但在生存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并认为这点有限的资源就是整个世界的时候，淳朴之情也会被挤压得奇形怪状，难以辨认哪些是美的，哪些是丑的。庄子说，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其实，人们往往是难以相濡以沫的，倒是相忘于江湖，更容易一些，只要世界给他们敞开，他们往往就自然而然地相忘于江湖了。当然，敞开的世界使人们相忘容易，但是否能够有江湖之丰饶，也还是个问题。

在世纪之交的当口，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终于成为劳动的主力，但一阵狂风吹过山岭，年轻人丢下家里那点薄地，留下年幼的孩子，纷纷奔向广东、上海，“打工”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们不是出去打工，就

是在为打工做准备，或是数着日子等待打工的人归来。从此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封闭的乡土社会开始土崩瓦解，而这些出去的人，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一切都事起仓促，在外面世界里摸爬滚打，任凭时代洪流的裹挟、播弄、上下沉浮，自己却很难左右自己的去留，大部分人最终又像江中的浮渣一样，被拍上岸来。我们这里所描绘的，就是新世纪以来的这一波大潮，希望看看大潮中，乡土社会是如何渐行渐远，新的社会又将走向何方。

目 录

一、吾乡的人	(1)
时间考验锋芒	(2)
自觉与不自觉的奉献者	(4)
那些过早飘零的希望	(7)
一去不复返的游子	(10)
希望不能说没有	(12)
二、社会继替：代际之间还能衔接吗？	(14)
回望计划生育	(14)
那些在婚姻市场上败下阵来的人们	(16)
独生子女一代的婚姻	(19)
人口逆淘汰在这里也存在	(20)
职业新旧交替之际不免纷扰	(21)
一批直接受伤者：老无所养	(24)
那些正在消失的户	(26)
世道之变与人心之变	(27)
要来的终归要来	(29)
三、现代性的渗透与变异	(31)
两次大规模的建房潮	(31)
农业：走向市场过程中的荆棘	(34)
现代平等精神与自治意识	(42)
是否存在不逝的乡愁？	(45)

四、生态平衡与失衡	(47)
关于人口流动的争论	(47)
大城市的吸引力	(49)
中心化与边缘化的趋势	(50)
地方积极性如何发挥?	(53)
中心的作用: 消耗还是辐射?	(54)
城镇是否做好接纳人口的准备?	(57)
道德说教与生态平衡	(59)
五、彻底货币化的山村	(62)
钞票就是最好的礼物	(62)
当以钞票的眼光打量生产	(65)
一切都有个价格	(69)
钞票作为财产	(72)
内地有农村金融吗?	(74)
开弓没有回头箭	(77)
六、土地	(80)
传说中的“老业”	(81)
责任制一度激发热情	(82)
变局: 种地落伍了	(84)
山区的土地: 穷乡僻壤还是宝山?	(87)
土地的制度性困惑	(90)
土地流动会有大风险?	(92)
耕者有其田、乐其业	(95)
七、变化中的乡村秩序	(97)
道德公义: 内心的秩序	(97)
行政力量的进退: 权威、权力及平等主体	(101)
村民自治与村级行政	(110)
家族: 尚有利用价值	(114)

八、财富与财富的流转	(119)
财富的创造及其不足	(119)
简单粗暴的侵占	(121)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津路	(123)
真假之间：连哄带骗	(125)
地方精英的作用：寄生还是创造？	(128)
坐享理念下的教育	(130)
我们已经走出乡土了吗？	(132)
九、妇女这半边天	(136)
女性的定位：属于家庭不属于自己	(137)
娘家的势力	(138)
以辛劳维持地位	(139)
其他影响妇女地位的补充因素	(141)
“时代不同了”	(143)
家庭之外	(147)
十、关于乡村未来	(151)
人的问题是一切的根本	(152)
积蓄村庄自身的力量	(155)
顺势而为发展新农村	(158)
尽量减少过渡中的阵痛	(159)
未来的乡村	(162)
附录	(165)
2015 年夏回乡散记	(165)
行政的最后一公里：在起反作用？	(180)
直面乡村的失落：理性派抑或乡愁派	(186)
后记	(193)



一、 吾乡的人

一个家庭的兴旺与否，主要看家庭成员是否和睦，能否出几个光耀门楣的厉害角色，能否后继有人，不致富不过三代。一个地方的兴衰，也与一地的人们能否和平共处有关，尤其与他们中的杰出者有关，我们通常把他们称为人才，社会学家帕累托把他们叫作精英。我们通常把人才和精英往好处想，光彩四射、才华横溢、急公重义、造福社会，但在一个具体的社会中，实际上未必都是这样，因为人事的乘除中，有无限的未知数，有人好心办了坏事，有人有英明决策而无人能理解，有人能力出众却唯独不认识自己，有人默默做了很多好事却得不到认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若有本书开头的卢次伦那样的人物，自然是地方之福，繁荣祥和是可以期待的。从一个封闭的世界，突然转向一个开放的大世界，各色人物难免顺应失度，正如一个温室突然开了个大洞，外面的狂风骤雨，或者骄阳灼人，都会对室内原有的平衡造成很大的波动。但在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都无法躲在温室里保持原有的那份宁静，将要来的，终归会来。

时间考验锋芒

何军出生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家里兄弟姐妹众多，从小也没少吃苦。但天生机灵，有层出不穷的鬼点子，虽然从不认真学习，成绩却不错。到了初中，就得寄宿。离开父母的视线，就成了他自己的天下。上课的时间，他出现在河边、田埂上，不是在钓鱼就是为钓鱼做准备，年纪不大，却能自己动手，制作钓鱼的全套装备，从钓竿、鱼钩，到鱼篓、鱼饵，甚至遮风避雨的斗笠，无一不精，以致有人还向他讨要这些精致的玩意儿。无拘无束的世界，远胜于处处受限的教室。老师可惜其聪明才气，到家里来家访，做父亲的，照例是气急败坏地一顿痛打，又让舅舅出面，做些怀柔工作。刚柔兼济之下，一般都会收些效果，但何军却是个例外，教室里还是不常见这个人。久而久之，已然名声在外，谁都知道某某家有个爱晃荡的孩子，小子聪明伶俐，手巧嘴甜，但又得时刻提防着他，因为为了满足他自己的那一点点享受，他会不择手段，不达目的不罢休。

何军到了18岁，虽然黑黑瘦瘦，身材倒也挺拔皮实，自由自在混了好几年，放浪形骸，全不似村中其他同辈那样规矩。那时候当兵服役，是颇能让人刮目相看的，毕竟像考大学之类的途径，还没有一个人走通过，他自然也乐意一试。倒不是什么“参军光荣”之类的宣传让他动心，而是钓鱼之后，已经渐渐爱上了打猎，打猎之人，对工具最为上心，而最好的工具，不是他自己能够制作的。参军入伍，就可以光明正大好好玩几年枪，岂不快哉？于是他踊跃报名，可是群众意见还很重要，有政审一关。好在何军的一个表哥退伍回来做了民兵营长，在征兵工作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何军将嘴甜的长处尽情发挥，终于拿下了表哥，最终如愿以偿。老爷子大宴宾客，在村子里看来，又是一位人物的冉冉升起。

在部队里到底如何顽劣抑或优秀，就不是村里的人能够知道的了，只是中间回家探亲几次，每次回家都英姿飒爽，皮鞋锃亮，衣着光鲜，说话也变了调，更重要的是，每次回家都能到民兵营长那里借得步枪一支，山

上山下到处展示自己的枪法，打个鸟什么的，引得一群孩子如粘在他脚后跟一样，争抢那个滚烫的弹壳。而引得大人世界的各种骚动同样不小，张家李家的姑娘都巴不得他上门拜访，他自然还得掂量掂量，并不轻易屈尊。踌躇满志，一览众山小，这种感觉应该是很不错。

但现实就是现实，待到三年退伍回来，除了有几件军衣还可以保留点与众不同外，照样得田间地头晒太阳、流大汗，而内心又并没有从众星捧月中缓过劲来，眼睛还是高高的，姑娘们却没了过去的殷勤，时光荏苒，并没有抱得美人归，甚至婚姻大事还成了问题。自由惯了，心性高了，却不得不混迹于老汉大娘之间，肩挑背驮，脾气暴躁，甚至动辄让人尝尝他的拳头滋味，连自己的长辈也不能幸免，名声就愈发往下走，这又更添了他的恶名，别人往往敬而远之。最后，在而立之年，勉强得到一位姑娘的眷顾，姑娘并不差，头脑灵活，干活也是一把好手，美中不足就是略带点后天的残疾，多少让求婚者却步，这自然误了她不少。从此，两人的世界，虽然也偶有龃龉，倒也是先后生了两个孩子，日子也算过了起来。

某种程度上，此人确实是无所不能，自己并未学习多少技艺，却别出心裁，木工、漆工、瓦工等都很出色，做一样像一样，虽然不能挣多少钱，但别人做挑山工，靠蛮力争点辛苦钱的时候，他却能够在阴凉处，轻轻松松挣同样多的钱，可以补贴家用，无人能够否认他的聪明。虽然暴躁脾气伤了不少人的心，但对外发生矛盾时，他又是一个掷地有声的盾牌，两相抵消。他是个复杂的人，难以用好坏简单形容，人们既爱之，也恨之。

人到不惑之年，却迎来了打工潮，何军开始并不为所动，但渐渐看见别人挣了点钱回来，而自己的孩子渐长，正是用钱的时候，他最终还是跟一伙人一起去挖煤。外面的世界，比村子大多了，各色人等都有。但一年以后回家，挣了不少钱，他与自己的兄弟还吹吹牛，大概自己并不进洞挖多少煤，而是起到了类似工头的作用，把持了相当一部分矿工活计，还轻描淡写地说，明年再弄10万元回来。第二年满怀信心去了，带着亲人的期待，村民的羡慕。可这一次再也没有回来，到年底的时候，与另外一帮人发生矛盾，应该是矛盾到过不去的程度了，在一个风雪之夜，他正和朋友